

報晶

第一一十五號

社址上海

電話二三八四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敬謝

園竹六東浦

喉科專莊振甫

以濟世為懷先生醫術精湛心慈力厚不遺餘力本校同人無任感佩特登報端以誌謝忱並表謝忱

滬西英界同濟路中東小學男女兩校全體

烟香喜大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

房大藥洲五海上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養顏血虛癆瘵之特效性實和乎無偏男女老幼四時均可常服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是九功能壯筋骨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衰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清血分除除人身內毒黃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清便凡疥癩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疳積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洋一元

西醫張世楷

明說

凡男女老幼之患瘰癧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或因勞心過度或因憂鬱不舒以致血氣不調津液不敷而致瘰癧之生此藥專治瘰癧不論新久一服即效每瓶大洋一元二角

寄售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

發行所

上海英界五馬路

丸應消應萬

對口菌

治瘡

聖藥

上海英界五馬路

國貨保險牌

粉牙面擦

美誠為牙粉中之

霸王各處洋廣雜貨店均有出售請嘗試之

上海英界五馬路中華實業公司出品

天西生藥公司

大廉價一月

止夕除大起日一初月二十歷陰

七五三五話電口坊春迎街新大界租英

名醫

不咳丸

氏崔

藥製牛真

本藥房發行製製牛真已歷二十餘年製煉精良功效神速早為服者所公認無論新久已患咳嗽痰喘等症服之即愈除痰止咳除根永不再發

上海英界五馬路

服內

精州海

毒解血清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總發行上海中興大藥房

正寶亨育

科藥藥房謹啟

傘生民海上

標商

民生傘

其價廉物美

合羣力

各大洋貨號均有出售

藥瘡

上海英界五馬路

和盛

號飾首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翠鑽表精鑲金中外時新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換併收兌白金鑲砂自煉白金零兌鑲拆或代鑲代化格外克己如蒙賜顧請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深精學光

上海英界五馬路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腎弱

安氏秘製保腎丸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英界五馬路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馬二先生)

▲咸時嘆嘆。第八學季。尤異天成。成雪人四具。身插紙經。大書特書。曰寶國銀像傳。又有孩童展東洋軍。裝畫羅漢其上。沿道傳觀。惜紅日暴泉。羅漢遂不久涅槃矣。

▲揚州人多有施粥廠二所。一在新城瓊花觀。一在舊城有塔寺。去年經濟不充。鳩形鵠面。不能持久。老幼婦孺。遍於餓而。絡繹於道。日前偶一不慎。木欄棚外。攪擠太甚。致斃小童一名。血肉狼藉。慘不忍親。讀杜工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詩。不禁爲之愴然者久之。

▲石將軍巷黃姓子納婦。喜期逼近客家人極一時之盛。方開宴時。不料主人有一劣弟某。不事生業。浪

出風頭。衆客大譁。主人揮按不及。因而鬧騰。另設席次。以安諸客者。然諸客當時已吃驚不小矣。

▲自靈學盛行。一時研究扶乩之學。愈覺昭著。然亦有靈雲暗召者。幾於流弊。其中國借是名目。以行其詐欺手段。然亦有靈雲暗召者。謂南樓胡伯觀察。前清時曾任山西平義縣縣令。課稅一家三口。其觀察獨習。曾見該雲鬼前來索食。觀察猶習。故容以爲常。近來官更察百姓。陰司語爲仲理。無從爲力。觀察遂於各款遊歷。最奇者。觀察生平素亦極信其說。嘗親自飯後墮下。當時由游觀細叩問。始知爲大公公名曰道宏。並訓誡其爲官當秉大公。當時亦殊不解。觀察故後。乃始悟宏之字義。爲大而不可。公而不公云。緣大字缺筆。而公字缺

(翁丹)

國名妹信有之。華妝高燭夜微燄。  
 燕姬一笑湘娥態。詭麗桃花隨暗  
 時。  
 天女散花渾善舞。姬娘滿樂更宜歌。  
 飄如十日風流劇。更得人間俗已  
 多。（更俗劇名也）

霸大雄請先生一聚  
 （老孫）

權板金鑲絕可憐。天留一老爲嬌嬈。  
 家山唱罷誰聞事。臨去秋波淚眼  
 然。  
 天影事定何如。聊寫相思慰老  
 癯。贏得眉眉京兆筆。洗華小友幾枝  
 書。（梅俗本字曉華某老爲易流字  
 且言必稱小友）

『（皇叔喪命）（設祭招魂）用陰極則  
 致。極大方。詞亦較舊詞暢達。』  
 其人已歿。曲本不傳。又有魏繼生  
 陳子芳二人習北衫。皆浙人。其生  
 爲某部中書樞。故居京久焉。遷往  
 早卒。子芳卽仁。今老且貧矣。  
 十年前之京師士大夫。嗜茹者其數  
 大率不輕易登朝。或得於事實  
 亦有終身不願者。如孫春衫是也。  
 票友則不附矣。

燕京小志  
 宋小坡

坡小宋)

清李孫汝梅。字春衫。早歲進士。隸兵部。嗜曲。擅書畫。多改舊譜。別製新聲。至今傳說春衫之腔。陳得林頗喜之。茲錄其祭江詞曰。『偶當年載江事。心中愴恨。昔夫君妾媿兒雨下離分。閒聽得白帝城。皇叔喪命。因此上到江口。設祭招魂。』

陳子芳二人習化。故居京兆。其生爲某部中書檄。後居京兆。耀廷早卒。子芳尚存。今老且貧矣。四十年前之京師士大夫。嗜篇者甚夥。大率不輕易登鳴。或偶於事實亦有終身不顧者。如孫春衫輩是也。要友則不附矣。

博

又道：誰還不會說呢？只是要老爺  
肯相信罷。老爺就無論如何，便在  
席上少坐了一老，再回來都使得。張  
敬想：「想，橫豎小玉子就是二更天  
氣才來。我便去坐一會兒，回來想  
還不遲。」說着，便隨了那個家兒  
曲曲折折，穿到大門外，剛走到屏  
風背後，早聽見他父親同那表兄，  
坐在那裏高談闊論道：「原來張三手  
有四個祖子，嫁給浙江趙南屏。這趙  
南屏做過一任武昌知府，當年在任  
上時候，硬將這兒子名字叫做趙美，  
表字龍霄的。由張文襄總督湖廣  
時候，查這美同，學習海軍。六  
年畢業，回國就了海軍職務。趙南屏  
死後，只賴母親張氏在堂。去年因  
爲隨着海軍大長，到法參所和議，  
有這一件帶銀，目下已升了海軍參

選發他一生享用。他有這麼一個老  
爺子，還想去做甚麼將軍長長呢？  
順老道：「說得厲害也笑了。」又道：「舅母去  
世之後，舅父一其不會結紱，中饋  
無人。這也是件吃緊的事。好在表  
嫂爲人精明強幹，想能保持這一份  
家政。今天已晚，甥兒不嫌清見，  
明早再去謁見我舅表嫂罷。」

(未完)

三 日 一 人

▲前南通公園日遊半策 吳伯喬氏

鑄奸之鼎

美我子

• 煤油 • 煤油

第七回  
還奇蹤倒掛桃機木  
避險難倒掛桃機木

那個人家，向張敬敬上望一望，慢騰騰的說道：少爺你老人家何苦來。我們作要，你不是好端端在這裏。如何見了家人們，那肚腹便疼得跳起來。這不分明是謊，張敬敬道：誰說謊說，你說就是你要的。委實不能出來，你好生回老爺，老爺難不成要來罵你？家人道：只得向外跑去了。張敬敬生着急，不住的跑向花園裏，東張西望，又應不見阿牛影子。正待溜向後門去打探打探，聽不防先前的那個人家，又一路唧唧絮絮的進來，說道不是賊氣，他出來不出來，干我甚

不過意，然而他分付了上座，這敢過於大意。特地分付備了上座，這席，款待張敬，壓回同張敬道：幼兒曾見過的，如今已隔了多年，彼此生大故都認得清楚。囉呀呀時便跳下地，近前向張敬作揖。張敬道：還了一禮，重行坐下。囉呀又向張敬三手說道：老父記得此甥兒長得青黑，如今益發黑得甚了，舅父甚惜，還不煩入民國仕途，至於兒弟的學識隨長，也該讓他到外面去開闊開闊。方是正理。張三從沒了見目的官，還得發覺，半日談了畢，帝，誰也不還騎狗荷，窩窩有祿祿位兩字。性命可不要，這祿位却不

吳我夢

(漱六山房)

漱六山房主人手中把一卷書。一面看着。一面沈吟想些什麼。忽然一陣喧鬧。兩個人七跌八撞的。直冲進來。你扯着我的胸脯。我揪着你的衣領。大家不肯放鬆。口中只嚷着先生先生。這件事非得和我們談判一下不可。

漱六山房主人大吃一驚。連忙厲聲問道。你們兩個是什麼人。到這裏來做什麼。

兩個人之中。有一個搶着說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大家都知道我的。如今他冒我的名。滿載而歸。倒是小事。影戲我的牌號。破壞我的名譽。這是大事。我如何能放他過去。

又一個人也搶着道。我是我。他是他。我何嘗冒他的名。他無故的和我過不去。我也不能放他過去。

漱六山房主人不惱兩個所說的什麼。只待他們一齊轟出門口去。忽地一個急頭。不覺說道。你們先放手了。不要扭持。待我先打量你們一下再說。

兩人果然放了手。立在兩旁。還氣忿忿的。我看着你。你看着我。

漱六山房主人細細看了一遍。只見第一個白面豐圓。好像有些隱隱。第二個尖頭削削。頗露着一臉的精明。你是認識兩個人一齊叫道。先生先生。你認錯我的。

漱六山房主人心中一想。一個雖然好像認識。却一時想不起來。一個是不認識的。

兩個人又問道。先生先生。你快和我們談判一下。定個優美假戲。

漱六山房主人道。慢來慢來。你這兩個。到底叫什麼名字。

一個說我就是我。他是假冒的我。一個說我就是我。不是假冒的我。

天下那有我都可以假冒的。

漱六山房主人還是心上不明白。只說你們既說不出自家的名字。只是我我的誰說。我如今只好把你個你。作為兩個人的代名詞。指着你的而而。你就作為本來的你。指着尖頭削削的道。你就算作假冒的。

漱六山房主人一句話沒有講得完。尖頭削削的跳起來亂嚷道。先生先生。不可。不可。我本不是我。沒法假冒我。先生把我算作假冒的我。簡直是我把我毀了。這如何能行。

漱六山房主人笑道。你不須着急。這個假冒的你。原是臨時假定的名。這不是永久固定的性質。你不知知道如今的時代。臨時假定的機關名。是得緊。連大總統還有臨時的呢。何況我小第一個假冒的你。

尖頭削削的想了一想道。那究竟怎麼妥當。求先生把我這現代名詞取個確確。免得妨害我的名譽。

漱六山房主人又笑道。既然如此。就把本來的你。假冒的你。一概取個改。改第一個你。第二個你如何。問第一個你道。你有什麼話兒說說。

究竟是那一回事。

第一個你答道。我還是我。他還是他。他要假冒我。我還是不管他。第二個你對第一個你道。我是我。你是你。我何嘗假冒你。你倒得說說。

第一個你道。我做我的你。你做你的我。你忽然不做你的你。要冒我的我。我來。這個界限。如何能讓得打破。

第二個你道。我實在不是我。不是假冒的我。你本來是我。我又何必假冒你。你。世界上同名姓的人。也多得很。你。你要把你你當作專利品。那確錯了。

漱六山房主人聽到這裏。方才知悉他們的爭點所在。不覺大笑道。你們說來說去。無非是我我我你你你。

(十四)

(民衆)

從前窩子裏的新年規矩，多得很。總之一句是對吉利。近年來隨便了好些。什麼「拜年」「開筵席」這些手續，我已經說過的了，不必再去說他。單講「見喜神方」。『點星指』。

『吃元寶茶罷。』見喜神方的發源是四全廟裏面的陸蘭行出來。從前是馬車，現在是通行摩托了。若是再奔馬車兜喜神方。先生面子上很難看的。兒喜神方的路由，各各不同。不過『紫來街』『吉祥街』這兩條街，一定要兜過一條取吉詳如意的意思。一條取氣象東來的好話。『隣近那條典當街』，從沒有行駛過的，因為有句古話：『年初一過了典當街，今年必定當當舖』。這種無意識的迷信話，真笑得人肚子疼。兜過了吉祥路，就到城隍廟燒香。有的出門先燒紅廟香，然後再進城，偶然拉着客人同去燒香，叫做雙頭香。客客人的資格，一定是老手，資格淺的客人，還輪不到雙頭香的位次哩。」連鐘星宿殿

有到桂花廳去的。因為上海人叫桂子是起碼花。拆白黨有一句妙文，叫『桂花算佬』彷彿就是說他起碼花人。所以吃儂搬家，不到桂花廳的去。近年有了屋頂花園，那麼搬家的生意，也不見得一定到蘇福樓或樓樓樓去了。年初一的條頭花，大先生沒有一個不要戴的。就是梳辮子的老先生也要戴上一朵紅花，平常不大小的尖尖先生，一朵年初一。若是有沒戴的人說得定他是『真失』。還是梳辮子人就已是經明照着，有了恩客了。」就梳正頭，表示由小化為大人。初一日一天，可以說是「大小通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日。」(未完)

春江花事

(物老)

已往的年節，比歐往常荒涼得多名堂，費了幾千幾萬本錢的大公司、商號且沒有賺錢，就是不費分文本錢的小窩子，也沒有紅利可掙。我所曉得的，汕頭路老爺廟，接着了北方四十個冤案，也不過三千八百四十個冤案。

(匏老)

離不開。餘香袖袖。微月兒醉。  
一團兒。一番兒袖。一番兒醉。  
風乍年期。魂銷鏡裏。悲轉轉輕。  
兒雲精。半兒兒。  
垂垂珠淚。光緒庚辰。婉轉爲書。不感。  
一尺冰。使船來。鏡。麼麼生。半。  
一分兒喜。一些兒怨。一團兒癡。  
兒樣。半兒兒。

臨殘玉漏。咽沈銀露。唱徹柔詞。  
 一半兒黃鐘宮  
 朝霞輕沐玉人腮。身在吳宮夢楚台。  
 〇可忒未開歡意債。畫情懷。一半  
 兒靈精。一半兒呆。  
 垂珠璣夜夜光橫。婉轉鶯鶯不感。  
 〇一尺冰結水銀鏡。這麼生。一半  
 兒模調。一半兒明。

1

說已嫁與台灣。初十動身。金  
杭返滬。在孟北土。還沒有  
吃這豆腐。即不十分有錢。  
北京回中。嫁必就靠得出。  
在大世界附近。要在火車站  
唱徹柔詞。